

集

圖

冊



有明中葉吳文定洎先文恪相繼罷政家居以文學激揚後進一時恢詭絕特之才如文沈楊祝輩都從之游弦詩載酒揚摧古今敦槃風雅號爲極盛迨勝國之季流風漸沫矣我朝雍乾間歸愚尙書出吳下談古學者始稍稍聚及嘉定錢少詹曉徵來主講席承學之士咸各鑽玩古訓不爲帖經所拘儒風於焉大鬯然之數公者皆名位隆赫晚乃與其鄉之士夫切劘道藝未有甫登朝籍卽賦遂初如宋周道祖唐賀季眞其人也我師西圃先生少席華資以名進士起家詞館授職不數月遽引疾歸里闢館鄧尉香雪海下討芝衣薜與眾

西圃文集序

一

師薨暨相往還時事壹不挂口顧名德旣高鄉里晚學望之爲東國人倫長臯比者已十餘年所陶染甚屐微特拾青紫階顯列已也蓋先生秩位不逮文定諸公而獎借孤寒總持風尙或且過之夫人人才之衰盛雖視朝廷之教化而不若搢紳先生其鼓舞尤切書傳略說大夫士七十致仕老於鄉里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周禮鄉老二鄉則公一人皆取年高有德者爲之蓋古者懸車致政尙有分教其鄉之責宋之提舉宮觀亦猶行此意今則幅巾歸隱卽無與董戒之權欲如古所謂鄉先生者蓋亦難矣我吳科第仕宦

爲各行省最先生並世所與游者類致達官握金印斗
大然庚辛之交元黃水火常勳萬伐曾不數數觀先生
優游物外以箸饌自娛所爲詩歌既次第宣播復自定
襍文如干首將付築氏頌蔚受而讀之冲融夷粹性真
純至不求工於文而文自足傳正彥和所謂設情有宅
置言有位者也頌蔚於古人文體無能闖見萬一辱先
生知愛不敢以躑淺辭聊就纓佩所及敬綴小言且以
識吾徒奉手受教之幸

光緒八年壬午孟陬受業長洲王頌蔚謹序

評跋

文章雖小道精言之有禮節樂和氣象非可襲取也其
文果純粹以精從容以和必其人原本六經又于家庭
出入之間雍然肅然能自保其太和之氣夫然後親親
仁民皆若有不容已于中者讀先生文可以知其所自
來矣至駢體似六朝又其餘事耳金陵後學楊長年

大箸天才自然豐約中度真歐陽子之文一編之中多
於先世遺聞佚事發潛闡幽又凡祠宇墓道丙舍祭田
織悉畢具此誠古君子之用心也譜牒之學盛於唐以
前隋經籍志唐藝文志著錄輒至千卷宋志漸減今四

文集評跋

一

庫汗牛充棟百家著述奚啻倍蓰獨譜牒所傳絕少唐
書宰相世系表居全史卷帙十之一厥後絕響居今之
世雖在鼎門望族自非有才子賢孫不泯其世德自爲
纂錄彙輯昭示來茲其不致泯沒遺佚者幾希此誠古
君子之用心也三復十復不勝欽佩世愚弟馮桂芬
大稿二本拜讀一過格律謹嚴意義周而不勝佩服之
至前承面命戒作諛詞是以黏籤數條毛舉細故以副
虛懷其實一無當也并望恕其狂瞽之罪年侍俞樾
大集伏讀數過雖未能窺見作者之微旨而一種仁孝
之思藹然溢於楮墨足以教天下之爲人後者洵爲有

德者之言至於義法謹嚴氣度安雅則由竹垞望溪而
駸駸乎入歐曾之室矣姻世晚第亢樹滋

向讀蘇氏族譜亭記悱然惻然令人油然而生孝弟之心
乃知文章一道有關於風俗人心如是古人所以重立
言也今讀西圃文集其于述先德誦清芬敬宗收族各
篇中曲致其惓惓之意殆可與蘇氏相頡頏其尤著者
莫如擬覆分闡議一書雖事機已失而窮變通久必有
采而行之者至孝子采蕤烈士赴義傳其一節靡不可
泣可歌廉頑立懦益信文章之有關於風俗人心誠如
是也甥洪豫

西圃集卷一

吳縣潘遵祁順之

序

大阜潘氏支譜序

吾潘氏出自閩之三山唐僖宗朝刺史公涖治歙州循績卓著解組後父老攀轅請留遂家篁墩是爲新安始祖再傳而後世居大阜村十四傳至叔齡公生子三次德輔公創建宗祠家聲聿啟德輔公後又八傳至筠友公僑寓吳中生子二次其蔚公以鉅人長德冠絕當時始卜居吳距今止數世族指已有千餘是吾潘氏肇於

西圃集卷一

一

刺史公振於德輔公而大盛於其蔚公也自唐以來宗族繁衍至國初譜牒漸著厥後子姓閒自鈔綴皆屬草未定曾大父貢湖公有志修輯手著序文揭明大旨未竟斯志道光中從父芝軒公命兄曾沂敘錄其蔚公支下子姓略具端委并傳志序記等彙爲一編復歷陳祖德而爲之序今卽此稿考訂增益垂二十年記載差備自始祖刺史公至其蔚公之考筠友公共二十四世則但詳本系未暇旁及故名支譜而仍系以大阜不敢忘所自也譜中刺史公至叔齡公爲世系源流德輔公至筠友公爲譜首其蔚公以下爲九派支譜凡世系圖

世系考俱準此而世系源流較略譜首差詳至支譜則甚詳者蓋世遠鮮徵世近可稽斯意卽本諸貢湖公序文云咸豐三年癸丑孟冬

屠元飲小草庵詩序

屠君元飲余族姊壻也性耆古善鑿別古今人書畫旁及几硯文玩之屬好之必求其精家故不貧余自都門歸始與君習則君已蓬戶蕭然矣然耆古之性卒不以貧故改賃屋不數椽僅蔽風雨余嘗造其廬所坐斗室容一几几上置一二善本書丹黃爛然手若未觸雜英小草隨意綴坐隅偶事吟詠獨標性眞不知門外有可奔走事其胸次可想已癸丑冬以疾卒同年張護航爲作小傳余復錄其近體詩若干首付之梓君之詩或可傳而君之可傳不在詩也年來余多病謝客獨君數至清談娓娓或逕造余西圃獨坐花竹閒翛然意得不問主人而去俯仰之間已爲陳迹讀君詩抑又感慨係之矣

傷寒尋源序

余旣爲呂君樅村作傳從其子肖樅茂才索君遺箸得內經要論一卷傷寒尋源三卷受而讀之因憶與君交廿年輒能髣髴君況君治病之暇好飲酒善弈棋余嘗

過君几上縱橫殘帙一編爛然則所箸傷寒尋源也牀頭越釀一甕旁几楸枰一奩二弈友見客至輒避去窗半破風吹有聲短童髮鬅髻侍側室中嬾不治日惟孜孜箸書是三卷上下二卷皆成書中卷詳諸證候猶有未備蓋未竟作也君之驅使草木如其弈下子無一閒著而其耆醫殆甚於其耆酒技也而進於道宜哉夫三墳言道書闕有閒唐令列醫學付之執技之流薦紳先生罕言之去古日遠說益舛雜人命至重可爲寒心君是書庶不肯古亟爲檢校以行於世要論一卷尙俟續刊

西圃集卷一

三

西圃集自序

言爲心聲詩以道性情而已余少孤露不能詩比長從事帖括又無暇措意後屢困場屋乃取少陵集香山集讀之復讀玉溪生集放翁集錄其心喜者各爲一帙置案頭時余弟補之方專心全唐詩輯花隱庵唐詩選余偶得詩必令小奚持送弟索評圍以證得失吾斯之未能信而何敢示外人旣歸田讀淵明集甫里集東坡集又時時好誦范致能姜白石絕句癸丑以後杜門絕交余弟念余病亦棄官歸唱和最樂如三松堂消寒詩卷竊欲以傲坡頽而今不可得矣弟沒遂無讀余詩者然

孤吟恆寡歡閒以示從弟星齋星齋詩得和平之旨嗣
遇金陵楊樸庵樸庵精帖括又工詩時時摩李杜之壘
庚申秋余遯跡山中樸庵來依余無聊侘傺中因屬勸
余詩比來海上復以質老友葉調生調生爲近代詩人
陳頤道丈夫頤道詩多而縛調生獨蒼秀三子者於余
詩各有棄取乃刪其竝棄者錄存若干首以是爲性情
所寄而發爲心聲不忍棄覽者因其心聲以識其性情
而勿以詩派繩之也可

重修大阜支譜序

吾潘氏之譜勝代以前著而不傳國初順治辛卯族

西圃集卷一

四

祖仲紘公始創修焉當時尙援遠譜閒有傳會而自大
阜遷祖以來支派繁衍世系謹嚴賴以徵信我七世祖
筠友公實共贊之至乾隆初族祖兆榿公率族人議重
修而事未集我曾大父拳拳於敬宗收族之事引其端
而志未逮我大父三至大阜瞻謁宗祠清理祖墓報本
追遠夙夜矢之我府君恪承先志訓示小子期於必行
道光辛卯奉遺命捐置贍族義莊而修譜之事乃權輿
於此顧自從兄曾沂蒐輯大略斷自遷吳祖其蔚公支
九派爲限特大阜宗支之一故謂支譜遵祁卽其稿參
互考訂又二十年增輯同名考以下凡若干卷至咸豐

甲寅始底於成距順治辛卯已二百餘年蓋族姓旣繁
年代曠隔宜成書若斯之難也今自其蔚公上溯之同
祖玉溪公者有兆槌公又上溯之同祖仕源公者有仲
緄公譜皆不之及者限於支修未暇旁治也庚申之亂
棗黎灰燼乙丑重加蒐輯四閱寒暑記載差備又積義
莊數年之力繕完祠墓復生養死葬之助然後得從事
剏剛爰重訂規則若干條不敢稍事文飾冀可垂之久
遠嗣後增修有義莊以任之無慮不能舉特主其事者
怠緩置之與輕率行之病適相等所當戒也憶甲寅纂
修實賴族叔世昫博聞強識匡其不逮今叔精神如舊
仍力任斯事奔走諮詢不憚煩勩各支總綱羅闕佚則
族姪鍾瑞之力爲尤多間考吾吳世族之譜或十餘年
一修或數十年一修或百年而不一修大抵疏者難爲
功而數者易爲力然有志者或力不逮有力者或志不
屬族小者衰薄不能振族大者又渙散而難成善乎范
氏之賢者有曰經理義澤在公與誠而已因重修譜牒
於義澤之隆替三致意焉信矣哉義澤之與家乘實相
爲維繫者也義澤舉而譜系修譜系修而敬宗收族之
事次第可行嘗讀斯干之詩始之以似續妣祖終之以
男女之祥言締構之艱而願其安居處之節也又讀行

葦之詩始之以戚戚兄弟終之以壽考維祺言忠厚之至而望其成引翼之美也遵祁德薄能鮮竊祖宗之庇蔭又獲集思廣益兩觀譜牒之成可不謂厚幸歟特以患難餘生重依桑梓屈指十五年中合離歌哭之事具在簡冊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抑又不勝俛仰之感矣刊將成謹述我先世蘊積之久及譜系之所以重且急者期相勉於斯千行葦之雅益光先人之遺緒是又展卷而不能無餘望者矣同治八年己巳季夏

蘇州府學明倫堂扁額志序

自太學以至府州縣學必有貢舉題名由來尚矣至吾

郡明倫堂之有特扁則始於乾隆己酉汪太守稼門先生時署教授爲王君其福奉太守命枚舉吾吳之忠臣孝子鼎甲宰輔凡爲特扁二百有九總扁六懸之明倫堂以寓景行之思於是椽題之間蔚爲大觀矣而貢舉題名則闕有閒庚申之亂學宮大半傾燬歷數年之久始得重復舊觀余檢視所存舊碑不損者計宋三十元十三明五十七 國朝五十四其中貢舉題名僅宋明四耳無論遠者難稽卽近者亦一時不能多識適得王廣文扁額志一帙因屬家小白叔覆加考核訛者正之闕者補之大率循其舊例而綜括之爲扁六十有四視

時代先後以次懸列又續爲之志各繫小傳則較廣文
所著爲尤詳俾後有繼起者知所鏡焉夫忠孝之名不
容或假也科第之籍則無可增損其中爲賢爲奸爲俊
彥爲庸才百世下可考而知學校之有題名不有深意
存乎今景亭前輩方重修府志他日告成卽貢舉一門
歷代班班可考羅而榜之於堂以時增益使補此志之
闕不更粲然大備乎而循名責實鼓勵人才之意胥於
此寓焉矣叔備府學弟子員已三十餘年記問淹博考
據精詳景亭前輩方招助修志之役則此志特其嚆矢
焉爾

西圃集卷一

七

衛生要錄序

天地閒皆生機也人欲起而殺機伏矣口腹人欲之一
端耳而殺業至不可勝計好生之德幾乎息矣可不懼
哉是編寥寥數十則皆擇至平易至切近之語苦口勸
世不敢以煦煦爲仁題曰衛生要錄詎云衛物實以衛
人人人存此心而生機盈天地矣

節飲集說序

余游書肆得節飲集說一帙讀而善之夫酒之制最古
而其用亦至廣酒可廢乎哉大禹惡之孔子則曰無量
不及亂惡之者惡其亂而已不及者言乎其有節也節

之時義大矣哉爲申其說而梓行之

紫陽書院課藝序

士子束髮受書必先讀四子書由是而經而史而諸子
百家資性高邁者無所不通號爲能文之士然而欲見
之行事達之家國天下苟不本乎四子書雖極縱橫才
力其不肯道而馳者尠矣昔趙忠獻以半部論語治天
下其時四子書尙未獨重自紫陽夫子出而表章之而
聖賢之理乃日以明宋元諸儒無不潛心於此歷代以
來首頒學宮我朝文治之隆超軼往古而取士之法
仍有明之舊用制藝著爲功令豈無深意哉欲人之能

讀四子書而已舍四子書而別尙論策詩賦不獨流弊
與制藝等且不至并四子書而荒棄之不止國初固
嘗以五經取士後用專經而窮經之士輩出又改爲五
經並通乃至於不通一經其效可觀也先輩有云人能
讀四子書則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曉何事不可處故
朝廷以此命題取士而書院講學先講四子書旨哉言
乎當是時通儒碩彥應運而生莫不由制藝以爲進身
之階後各出其潤色鴻業翊贊承平之實學以蔚爲
昭代文明之治良以有四子書以爲根柢平時能闡發
其義蘊又研之經以定學術純駁之趨考之史以知世

運升降之故參之諸子百家以窮物理人情之變所謂
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其理莫之能易也顧文體之
有盛衰自古然矣昔昌黎起八代之衰歐陽公知貢舉
力排當時所謂太學體古文時文道一而已前明自正
嘉以迄天崇新說頗行遵朱之學漸晦 國初熊次侯
劉克猷張素存諸先生出而振興之至李厚庵韓慕廬
桐城二方文章鉅公接踵而起以及金壇王氏宜興儲
氏如驂之靳洵一時之極則乾嘉以來風氣屢易漸趨
靡弱甚且摹仿聲調填砌字面粉飾庸濫勦襲虛浮毋
惑乎議時文者持以爲詬病也溯自

仁廟重道崇儒

御書扁額頒賜天下書院而以紫陽名者直省不一處
吾蘇之紫陽書院創自康熙五十二年前撫張清恪公
純廟巡方所至必親莅其地累蒙

賜扁

賜詩炳耀千古士子涵濡沐浴二百餘年人才輩出豈
獨科第之盛甲於天下哉自經兵燹講舍頽廢規模未
復余於庚午歲承乏講席三載於茲自維謏陋不文不
足與諸生朝夕觀摩集思廣益惟是每課一藝必以能
融會聖賢立言之旨爲宗至文之清奇濃淡苟不詭於

正有長必錄所願諸生潛心四子書務通其理然後研之經以定學術純駁之趨考之史以知世運升降之故參之諸子百家以窮物理人情之變則所以潤色鴻業翊贊承平相與同游於

中興之盛軌者不將於今日拭目俟之乎適竹樵方伯屬選課藝又籌款刊行鼓勵人才意甚盛也工將竣監院請爲之序因抒所見以弁於簡端同治十三年甲戌孟夏

周懷西太守時文稿序

余嘗讀石甫姚廉訪所箸梁溪周懷西先生墓志而知

先生經濟才也乃不竟其用其詩古文辭見稱於名公卿而全稿不傳今傳者時文而已顧讀先生文者又但賞其才氣不審其理法而先生之真愈掩矣先生之文開爽卓犖中有委曲詳盡之致嬉笑怒罵悉本性情非可襲取而貌似也先生嘗言聖賢有言無能易之誰能代之爲時文者當借聖賢之言以自考其心可謂自道所得又謙言理學經濟深微而遠大者或不能道一二惟可痛可恥之事故其心而出之無不脗合實則先生之才之以經濟行其理學而僅僅見之時文亦先生之不幸矣蔣生肇熊以先生未刻稿若干篇見示云得

自震澤孫茂才惺者前有先生自序謂皆少作而英氣
勃勃撲人眉宇又記初學作文塾師以好古敏以求之
者也命題卽援筆云千古無獨創之聖賢吾道有可循
之塗轍此二語可以見先生之抱負卽可以想先生之
文品余何能復贅一辭先生諱鎬字懷西一字犢山乾
隆己亥舉人前福建漳州府知府

閨門必讀序

詩三百篇首求淑女易六十四卦特衍家人此關睢所
以爲王化之始而正家所以可定天下也閨門之教今
之人忽焉不講而古聖人重之如是善乎陳文恭公之

西圃集卷一

七

言曰有賢女然後有賢婦有賢婦然後有賢母有賢母
然後有賢子孫於是乎有教女遺規之刻近日坊間所
傳女誡女論語等流風善政猶有存者無如翻刻麤陋
增損失真僅供村塾師口授而詩禮之門庠序之士多
棄置不省世風日下中饋不嚴休其蠶織嘻嘻終吝每
觀一家之興替繫乎內助之賢否者甚多讀文恭之書
慨焉有思古之懷適坊友重謀剗劂因爲刪補授之而
弁以言

木犀香館初學導先集序

曩嘗論初學入門不可導以歧趨非僅時文也而時文

何獨不然因取木犀香館導先集文九篇校刻行世以
便童子塾中取徑之資亂後覓之數年近始得一本亟
取以重刊 國初各直省歲科試例分六等一二爲優
等三爲平等理通文不通列四等文通理不通列五等
文理俱不通列六等自廩增遞降至青衣甚且斥革甚
矣理非文不達文非理不行也夫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言文也志理也因文以辨其言卽因理以知其志凡古
文辭賦一切雜著必有理之可尋而後其文可誦況時
文代聖賢立言 功令以之取士而可以歧趨誤之乎
此九篇所以爲先路之導也木犀香殆取無隱之義居
士逸其姓名或以時文小道不足傳耳仍之

長元吳三縣豐備義倉全案序

豐備義倉全案始同治丙寅九月迄光緒戊寅三月凡
十卷曰創始原委溯良法之所自也曰重整規則記變
通之新章也曰田額實數重有基之勿壞也曰建造倉
廩志蓋藏之當慎也曰收租章程見輪納之有經也曰
積穀章程明收儲之宜講也曰發當章程廣積累之滋
生也曰典守章程懷責任之難寬也曰協濟粥廠分賑
救於平時而仍不離里黨也曰識餘期循行於他日而
常不忘疾苦也余以散材與聞此事竭愚者之千慮實

吾斯之未信綜十有二年中凡收田租折色錢貳拾肆萬捌千玖百十有奇先後購穀陸萬柒百玖拾石有奇建造倉廩費統計錢肆萬捌千伍百十有奇補置田額費統計錢叁萬肆千十有奇協濟粥廩錢捌千柒百十有奇穀捌千玖百石有奇歷年完課並自設局暨常年一切經費統計錢柒萬叁千肆百十有奇外撥借留養災民錢捌千十穀貳千肆百石有奇其貸質庫取息之錢歲有乘除具詳於冊自今以往倉廩太廣料檢良難可無增置天佑吳民屢豐可告約而計之除完課及常年經費稔歉相劑歲可餘錢一二萬千積之既久儲穀則倉廩易滿發貸則質庫難加惟更置良田益廣其利或別建一倉於城南爽塏之地集思廣益匡今不逮有厚望焉竊念金穰木饑天災代有惟願所蓄愈多則愈足以充其用庶幾紓朝廷發帑之煩寬桑梓勸分之責於萬一所謂原泉混混盈科而後進有本者如是則是編之刻特啍引焉爾

豐備義倉全案小序

卷首創始原委

豐備之名始於陶文毅三縣義倉創於林文忠文毅之志大文忠之意精文毅條目中云不必推陳出新亦不

必春借秋還實足祛自來倉儲成法之弊又論及餘穀置田固與文忠合也而文忠之留貽遠矣述創始原委

卷一 重整規則

義倉初設在撫署出納官主之紳士不與道光末吳中大潦帑捐未集先給賑兩月實賴此經亂倉燬收租猶循其舊越二年議度地建倉乃請爲官紳會辦之法冬春則會辦收租事夏秋則董事典守之凡爲田一萬四千九百畝有奇已請獎者半因亂而未獎者半馮中允力主請從優補獎以廣招徠格於部議久之仍循舊章請敘用免向隅竝造田額細數達之部酌擬規條申明

西園集卷一

四

專備三縣荒政雖有他事不得移用定爲成案惟所擬推陳出新一條閱陶文毅條目云易滋流弊自有確見又咨訪江北深明積穀者云儲藏得宜可支四十年遂毋庸議再餘錢寄存藩庫不如發當生息亦置罷論特補正之記重整規則 掌倉租之書吏舊皆有辦公經費田之冊籍書吏守之未燬於亂其功足多改章後由丁方伯重定分別各衙門辛工費嗣經應方伯裁革旋以辦公無著由恩方伯復之附記書吏定費

卷二 田額實數

原捐田一萬四千九百畝有奇剔除下田撥入官中善

堂三千七百畝有奇歷年以餘錢別購田三千八百畝有奇補其額又舊捐皆長元兩縣田別購者始有吳縣田凡長洲縣田三千一十九畝九分四釐六毫元和縣田一萬七百六十四畝八分二釐三毫吳縣田一千二百三十四畝九分八釐八毫統計義倉田一萬五千一百九畝七分五釐七毫剔除者不與仍附後以備考記出額實數

卷三建造倉廩

始行會辦設局收租明年建倉於近水高爽處近水則運穀便且風煙易防地高則潦年無患繼又拓地三處

西圖集卷一

五

比連共造倉房五十九間廩座二百五十八間曬場以納日長廊以避雨稱是廩之深二丈至二丈二三尺廣一丈一尺至一丈二三尺高一丈外至一丈一二尺不等皆以二間分牆間有一間者每間大者可容穀四百石左右小者三百石左右其制或一排十餘間或一排數間各隨地勢爲之築廩從地累甃平扁六尺其上則鑲滾至頂前面廩板十五六層上用直柵以通風廩內三面以竹笆圍裹於牆又加橫木支牆之三面上下三層以防穀蒸時鼓動故儲穀勿太滿其下先墊蜆殼四五寸次加礬糠三寸乃鋪蘆蓆三四重不用板以其能

引溼易朽蠹也其中用竹氣通每閒二具高過穀穀之面覆以稻稈數重遇雨雪必勤徧視偶有滲漏亟易稈隨時補葺屋面常年不得稍懈厥外開溝環之深廣俱約二尺以甎爲牆又覆整甎銜接通外河遇雨潦方無泛溢之虞此皆建造時不能惜費者記建造倉廩

卷四收租章程

丙寅九月長元兩縣以倉書所掌義田冊籍竝租由移送一局距收租時已甚迫有知其向章者來言曰每冬吏役多名隨各委員分赴鄉就斂其租無慮數十處明春會其數除完課及經費以所餘繳藩庫核其所收不

西園集卷一

十六

過三四成余曰此客主之勢也既設局不應有一佃不親赴曰一時難驟更以待來年何如余曰至來年則不能辦矣乃與沈太守議示以易完難欠之法易完則力平折色之價難欠則預請佐貳一二員隨辦有頑梗者立提懲之先傳各鄉之地保各佃之催甲咸至刊印簡明告示章程責保赴各鄉徧貼曉諭更以局中重刊租由責甲按戶親給屆期佃庸集銷由而去者十七八是冬至春綜數得八成建倉後遂定爲例義田所收皆荒年貧民所食也平時而多取之奚爲且少寬之佃力易舒於倉有益爲一年計不如爲數十年計又非特義倉

當作如是想也記收租章程

卷五積穀章程

江以南農人種秬稻者少不知藏穀收穫後隨糶隨確
故戶鮮蓋藏購穀宜用秬可久藏而其難有三自蘇至
關外有穀處近則三四百里遠或六七百里採運已難
剋期若路更遠呼應更不靈難一歲有豐歉價因之高
下未必與關內米價相符先期探聽到地又不同或先
賤後貴未必適逢其賤難二天晴則穀既乾運送又速
雨則穀潮運送又遲難三此不能盡由人力而人力愈
當盡者選穀之法其要有四時有燥溼穀有好醜此因
乎天者市僧鄉愚攙雜不一此因乎人者惟在採購時
先慎擇之要一裝載後舟人之偷漏擱淺駁運之走失
遇雨遮蓋之不密隨在須防要二穀到倉先以風車搨
去糠粃然後權其輕重穀不實則每斛不及五十觔穀
實則每斛可得五十餘觔惟穀溼則重穀乾則輕則重
又不足恃故既權又斛大約以百觔爲一石不可徒論
斛要三船中溼蒸之穀秉公退聽稍有滲溼責令曬乾
再收要四藏穀之要亦有四穀入倉防其蒸熱宜淺攤
勿高積穀面必蓋以稻稈且勤看如正當發熱必開日
一看勤易稈要一穀既入倉次年伏中出曬不可遲要

二雨雪必勤開視偶有滲漏亟宜補葺

詳卷三

如稍有復

熱又須勤看勤換勿令蒸變要三陳穀曬過雖乾結仍不可忽當隨時抽驗要四曬穀之難有三以場廣八十方計之可攤三百石每場約用工十五六人伏中每有陣雨搶收三百石遲則經雨轉須多曬難一竟日堅晴連晴無雨接連出曬功倍而速倘一遇雨須候三日場乾連雨更遲甚至伏中一月不及十日可曬難二冬春日嫩曬不得力梅雨時至尤屬非宜秋陽雖烈而不能久即分兩場趕曬隔年所購新穀已慮不能全竣更不及曬舊穀難三知其難而舉其要約以三端嚴好醜以撮秤量並行爲斷計多少以入厥爲斷論貴賤謹燥溼惟勤探聽廣咨詢毋失天時必盡人力而已記積穀章程 丙寅歲馮中允議呈定按畝捐穀一升折色錢二十五文又加一升共五十五文一以歸積穀一以舉 文廟工程嗣以 文廟經費浩繁倉穀歲可盈餘請并歸

文廟故附記 文廟穀捐

卷六發當章程

積穀之外尙有餘錢因議貸質庫取息郡城甫復質庫少而權利贏初則爭願受貸以按月一分五釐繳息繼而改爲一分二釐越數年又請議減乃力爭之經張中

丞定案已貸者不得改續貸者許順商情以一分繳息
近則又減至八釐減止矣前貸者仍不得改著爲例義
倉一年多千數百千息錢積計之儲穀不少眾商分計
實所損無多書院亦有公款分別前後如倉例呈案並
行故附見卷中記發當章程

卷七典守章程

典守之要一曰田一萬五千餘畝之田不能徧履其阡
陌畋田者無慮數千人不能盡悉其身家所恃者催租
之甲耳得人則事舉不得人則事廢平時要咨訪臨時
要察看田荒思所以闢之佃苦思所以恤之頑則思所

西園集卷一

九

以整飭之徒抱冊籍猶書吏也一曰錢錢之出入鉅細
不遺月要歲會纖毫之積必詳彼縮此盈涓滴所歸必
慎平日經理者固在會計尤在操守也一曰穀收儲之
法已詳積穀章程隨事隨時不可忽也一曰事有總司
之事有分任之事有臨時之忙事有平日之閒事晝則
有巡視之事夜則有駐守之事有約束之事有調度之
事皆於前三者見之豈一手一足之烈可以圖功哉指
臂之助責任所存誠視乎其人矣記典守章程 戊辰
歲舉辦按畝帶徵穀捐縣繳藩庫張方伯移送到倉飭
彙辦錢穀並儲嗣丁中丞飭另行分晰報縣故有三縣

附存錢穀實非斯倉本事載卷中以待他日縣中提去
附記三縣錢穀

卷八協濟粥廠

郡城舊有官粥廠冬開春撤其來久矣三縣各主之紳
士不問其民間自設粥店粥擔皆好善之士釀錢爲之
克復後官紳同議其事時縣中猶多飲錢而事則屬之
紳煩年費日絀因呈明每年由倉撥濟錢二千千嗣以
積穀未經碾試且廠之所需者米呈改每年碾發穀二
千石兼略寓推陳之意著爲例近兩年因城內外貧民
多米價驟漲益不敷加撥之不在常年之額分荒歲之
賑需濟平時之貧乏非他事比也而奉文推廣者附焉
則在章程之外者記協濟粥廠

卷末

錢之出納有縮卽有贏每冬收租卽定洋價貫一年所
出之經費以昭畫一其餘大如建造小及日用所出積
而有贏除雜項不能作正之開銷取給於此外冬備米
帖待鄰里鄉黨之告乞者夏製臥龍丹蟾酥丸分散鄉
農清晨一友挈倉工攜至城門外伺負擔入城者每人
給之藥盡而返凡六門六日而徧餘亦備鄰里鄉黨之
需區區小惠略仿文毅以廣任恤之意惟期倉務一日

不弛此區區者卽一年不廢故曰識餘

汪鑑齋詩稿序

鑑齋水部吾潘所自出也初呼余爲舅又爲余室人同
祖弟又與子季同舉鄉試結兒女姻乃舍遠言近我弟
君而君兄我憶君初應小試偕其兄秉齋寓崑山封翁
紫仙內叔挈與俱余兄弟適爲同舍生同舍五六人朝
夕恆劇談君兄弟每飯則一見旋入所居室封翁下帷
督之甚嚴後君試商籍入錢唐學旋登浙榜以進士起
家湖白里巷嬉游春明過從悅親戚之情話宴伏臘之
朋酒蓋無地無之無歲無之也封翁素以寫蘭名君因
亦好寫蘭又嘗吟咏平居筆牀硯匣几席無點塵余從
弟季玉君妹聿也君與之尤暱往往酒闌燈炮纏繚悱
惻若不勝情余嘗邀君作消寒會贈以句云水部工詩
眞有例山中酒更多姿自謂能得君之神當時不知
聚首之樂也歲月不居歡會難再庚申之變遽與君相
失其秋余從山中至滬上遇秉齋知君已由滬至山陰
未幾復自山陰至滬流離握手相對如夢而君已病不
可支矣今余劫後餘生更歷世味而君之墓木已拱悲
歡榮辱皆君所不及知香山居士云幻世春來夢浮生
水上漚豈不信哉姪聿銅士哀君所作詩詞將刻之問

序於余余受而讀讀而掩卷思焉疇昔之兄弟昏姻友朋疇昨吉凶慶弔出處合離恍惚若前日事爲感歎者久之故未暇論君之詩而述君之性情想君之手采有不能已於言者卽以當序君之詩可也

怡園詞序

良庵主人作怡園詞將刻之以貽來游者而問序於余余何足以序怡園之詞顧讀其詞而想其怡焉因言曰怡園者良庵歸田後所築也詞者主人自怡其園中所自怡也主人有園而能自怡并以怡人非若陶貞白所云只可自怡悅也詞凡一千二百餘首刪存六百首悉倚

西園集卷一

三

望江南一調是創前人所未有也吾蘇之園國初以來不勝紀類皆因前人之舊而新之未有憑空結撰如怡園者是亦創前人所未有也余因思主人以良庵自號久矣得老氏止足之義故天子以可怡之地且予以年予以健予以寬閒俾日優游於園之中盡園之所有一一怡其耳目怡其心神而又狀其所以可怡之故一一寄之於詞非主人自怡而卽以怡人者乎抑嘗聞西堂檢討亦嘗號良齋矣所居有亦園自製亦園十景竹枝詞微論不及怡園詞百一卽其所稱十景多借助於園之外而園之中殆寥寥焉豈檢討之止足更足多於

主人抑亦寬閒之境天靳之歟又嘗讀君家芝麓中丞鳳池園記云

聖祖仁皇帝嘗言搢紳居家當使知有田園之樂大哉王言何曲體臣下之情若此主人於出處之際固籌之熟矣合乎

先朝之訓而得乎今時之天園以怡名不亦宜乎吾知怡園詞一出世皆以爲創前人所未有而爭先快觀豈特詞中所云赤手闢荆榛而已哉

書

與李小湖學使書

丁巳

西圃集卷一

三

小湖仁兄同年閣下一別十稔欽欽弗諼鐘鼎山林神交無盡前承枉駕有失倒屣舍弟奉詣亦未獲面試事方殷未敢通問側聞鎖院翦鐙不辭勞瘁玉壺冰鑑士論翕然曷勝欣仰時事倥傯學術荒落秀文之士舍其業而爲團董一二株守硯田者生徒不來便便隱几爲可歎也敝業師陳碩甫先生三吳之經師現在玉淦舍弟處課蒙著有毛氏傳疏一書已刊行世奉去一部敬塵雅教倘蒙贈刷印之資徑交玉淦轉致最便吾蘇士習能文者多通經者少秀文常有餘樸茂常不足則小學之不講也童子入塾至於采芹往往日未覩小學之

書偶然觸手以爲散見重文置而不省坊間久無善本亦無人顧問者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蓋自蒙養之始誤之矣大匠過鄧林想榷楠桃李俱在藻鑑之中案頭適有池籥庭前輩督學粵西時所刊小學一部特以檢呈清覽伏乞攜歸使署得暇鑒定重加弁言仍望發下擬付剞劂輜軒所莅或將此書分給士子俾知端本之學似於世道人心頗有裨益尙冀宗工裁示翹企無似弟養病杜門不與衣冠酬接者四年於茲幸懇疏嬾茲令大兒賁書叩呈伏祈垂督不備

致郭遠堂廉訪書

甲子

西圃集卷一

十四

竊惟稂莠不除良苗無懷新之望根本不植嘉樹有先撥之虞百姓者地方之根本也而凡爲害於百姓者皆稂莠也方今軍務將次告竣地方元氣未復正一大轉關之際也譬諸人大病初愈調理得宜則瘠者可使復肥弱者可使復強設或餘邪尙戀肺腑夙疾猶在膏肓偶一感觸爲禍更烈善養生者所當三致意焉今日之事何獨不然查省垣克復以來大憲整頓設施半年之中幾於百廢具舉城鄉氣象日有起色百姓欣欣其謀生聚加以減賦之旨未施行而已深淪挾捐釐之卡因底定而可望刪除元氣之復當拭目以俟然而民困

猶未蘇民隱猶未恤則中於如前所云爲害於百姓者約有三等請試言之一向來不安本分之人或爲富不仁或素行無賴或曾充總保久蜂蠆於鄉里旣受僞職荼毒更甚今雖屢經查辦而軍師旅帥司馬百長種種名目查不勝查辦不勝辦太約洗心革面願爲良民者十有二三其或已邀寬典而怙惡不悛或倖逃法網而故智復萌或復充官人而張牙益甚積染旣深一時難挽非大加懲創則無所畏懼而流毒不知何底也一職員生監避亂在鄉數年之久其有不知檢束者漸與該處多交涉今則或借公事或逞私讐倚勢作威藉端嚇

詐置清議於不問致斯文於埽地利耳目之難及恣狠狽以爲奸盤踞一方浸淫不返若不早爲禁止則相習成風恬不知怪有關於風俗人心者甚大一各營兵弁或本係降眾出身或久爲練勇積蠹平日恃強凌弱是其本等今或已離隊伍或依託卡局恣意橫行明或夥搶暗則棚詐其身家本非土著無所顧忌其聲氣倚負營員莫敢抗拒若不力爲驅除則滋生事端必爲他日之患不可不先事預防也以上三等城廂嚴密之地尙不免隱肆譎張鄉村僻遠之區竟公然目無法紀惟有大張曉諭徧示各鄉一律嚴禁並飭該管地方官明查

暗訪隨時稟報務須破除情面懲一儆百庶民隱得恤
民困可蘇緝刁風而安善類地方元氣之復誠今日一
大轉關也

擬覆李少荃中丞書

甲子

承示安省公呈極言分關之不可一曰舊制不可改而
以 聖主冲齡纘承大統苟非萬不獲己之圖未可輕
言改易此更何敢置喙二曰地利不可失而有取乎形
家之言查金陵雖酌中扼要之區兩省赴試其中小州
縣亦有相距甚遠者相安已久今一旦更張淮徐之人
卽不願聞凡事欲驟易舊章誠未易詢謀僉同若僅爲

西圖集卷一

三

道途遠近起見中舉之後不聞視究沂道上爲畏途也
三曰財力不易籌而計及因仍較創建爲易蘇省從前
分關之議尙可踴躍從事兵燹之後文廟衙署書院考
棚一切興復之難與安省大略相同今金陵已復誠如
公呈所云武功底定選舉豈宜過遲攤派捐輸又恐操
之太急此固必須公籌善策者也四曰公論不可違而
云兩湖當時之分情形不同洞庭之險出於楚南公論
今江蘇之議分實非爲圖便起見誠如公呈所云有謂
分關爲加額地步此實兩省士子之公願毫無畛域之
見至云湖廣之分並未增額則竊謂此時情形實有不

同者兩湖皆列中省湖南中額四十七名湖北中額四十八名較之河南山西似亦見少江蘇列大省中額六十九名安徽列中省中額四十五名總計得一百十四名甲於他省分計則蘇省實遠於浙江江西不及福建廣東安省亦遠於河南山西不及雲南考科場條例中額一名錄取科舉四十名江南一百十四名應錄四千餘人而下場之士承平日久較國初加至數倍各省學政勢不能執成例嚴加淘汰使遺才皆不入場而江南尤甚所以江甯貢院號舍多至一萬四千有奇而有時尙不能容每屆錄科向隅者不少今國家培

養人材歷奉諭旨各省捐輸款於本人請敘外準以通省及通縣合計加增大小永遠定額及廣額不等與賢獎善之典至優極渥而江南原額實有較他省尤爲喫虧之處乘此重興締造之際除例應加廣外應請憲臺俯念士子卽爭自濯磨欲由考試出身難而由捐輸議敘進階易會同據實陳奏籲懇加額分闈考試夫流品之雜至今日而可謂極矣流品之雜由於捐輸議敘之濫夫人而知之矣而惟此關門籲俊之典格於成例士子終歲伊吾不獲一第舍而之他則捷徑正復不少朝廷方欲澄敘官方慎重名器不開其源不節其流

將操何術以馭之刪繁去冗嚴捐輸之例所以節其流也崇實黜華廣登進之途所以開其源也若以現在開科必帶補正科已須倍中士子久荒舊業眞才未必過多應請於三次補清正科之後可否仰懇 天恩俯念兩江上下爲人材淵藪二百年來中額獨絀於他省準其比照浙江江西山東河南諸省一例定額 國家元氣惟士與農二者爲最重今蘇松常鎮獨重之賦額已奉 恩旨核減誠東南千百年久長之計而於兩省獨少之中額復加以非常曠典以收十餘年流離渙散之人心使互相砥礪於讀書報 國之事於 中興盛

治似不無裨益芻蕘之見似否有當伏冀鈞裁

此書因當時安省持議甚堅中丞格於鄉論意未決故寢之閱數年有官安省者談及彼處所以持議如此不過慮蘇省占甯閩則安省另建恐不能如期舉行其意全在第二三條不知蘇省斷無獨據甯閩爲已有置安省於不問之理狂目前之見失久遠之利事之成否莫不有一定之機緣也庚午秋日偶檢得舊稿并記之

今肅毅相公去蘇已久特念蘇省釐捐最多奏請特加永遠定額十名他省不得援以爲例可見拳拳於

江蘇中額未嘗去心與此書實心相印也

又記

上下江選舉之事自會試中額至學政歲科試選拔考優無不劃分辦理獨此三年大比聚人才日出之眾而擁擠一處卽論辦公亦日形繁重揆之變通久遠之道似亦不可以妄議更張論也

又記

壬中之冬同人有公呈請增號舍之舉旣附銜同列又致舍弟云南闈人數之多辦理之不易今梅小巖方伯及庚午科在事各員莫不深悉情形至科舉之不敷聞童殷兩學使當時已萬分爲難議論不一迄無妥善之策此時請增號舍無論有隙地與否將聚

西圖集卷一

完

二萬數千之士子併試一闈事有定期期有定限點名如何謄錄對讀如何分校如何主考精力如何其他供給雜事稱是似不能不通盤設想某於甲子年曾有一議時會未至寢之數年茲特檢呈青覽並與諸公商榷之特事關重大非其人不能舉非其時不能行或肅毅相公特請或一督兩撫兩學政會奏或兩省紳士和衷公議環請代奏舍此殆無人當言者至屈指親政後國家福祚縣長人才樂育時會可乘誠非菰蘆退士所能擬議也

又記

公致傅秋坪中丞啟

己酉

敬啟者淫雨過度災象已成昨承郡尊邀集商議述大
公祖諄諄勸勉之意仰見仁人愛民如子已溺已飢曷
勝欽感現已公議在郡城隍廟擇日開局勸捐紳等自
當竭盡心力設法勸輸以副蓋懷於萬一惟查道光三
年被水情形在夏秋之交大府飛章入告蒙 恩發帑
撫卹一月復接賑次貧三月極貧四月猶慮青黃不接
於九月中勸諭紳富捐助義賑以繼官賑之後自次年
正月至四月止共發義賑四期計合兩個月共三邑戶
口大小四十四萬一千七百有奇計捐輸錢十三萬三
千三百有奇又查道光十三年秋冬多雨田禾秀實大
減其時已迫歲暮不得復請蠲賑林少穆中丞據實入
告得 旨緩額十分之三冬閒雨雪閒作民情拮据爰
設局勸捐計歲除至次年四月共發義賑城五月鄉三
月此次係屬偏災共三邑戶口折實大口二十一萬一
千八百有奇計捐輸錢十四萬四千五百有奇用十三
萬三千八百有奇餘錢一萬有奇修濬城河今年水災
較三年更早春熟已受雨傷蠶桑亦大減色民間本少
益藏此時即使天晴水退補種已屬無及屈指明年春
熟幾及一年且民力日窘待賑戶口恐尙不止三年之
數捐戶頻年勉力輸將計窮力盡上年留養江北災民

輸助亦已不少雖當此桑梓告急萬無觀望不前之理而土壤細流終無裨補今先就三邑約略計之戶口仍以四十餘萬爲斷賑錢仍以大口六文小口三文爲斷牽算大口七分小口三分每月需賑錢六萬餘串算至明年四月需錢幾七十萬今歲情形戶口勢必加倍費亦需倍爲日甚長所費益鉅若僅作敷衍數月之計轉瞬秋冬啼號徧野何以處之深堪焦慮且現在勸捐艱難湊集尙需時日祇可備將來接濟之用紳等伏處里閭所見淺狹聞下江各府縣被水較三年尤廣賑費浩繁更難預計在在悉繫靡懷想大公祖通盤籌畫萬分

西圃集卷一

三

焦勞不言可喻伏見 聖上軫念災區一聞奏報立發帑金如前年河南去年江北皆於經費支絀之中不惜籌款以濟急需凡在舍生莫不淪肌浹髓今以財賦重區罹此災歉在重臣遠大之謀則國用與民生自當兼顧而體 聖主痾瘼之念則民命爲國本尤所必先當此萬難措置之際不於先事和盤託出則臨時之掣肘堪虞明知堯舜猶病何況度支短絀之時幸逢父母孔懷能無呼救迫切之勢紳等桑梓情形見聞親切管窺之識明知無當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副大君子葑菲不遺之意伏冀電察祇候鈞裁

勸輸助賑公啟

吾吳自道光三年被水之後元氣未復十一年江北流
民待撫則又捐輸十三年本地偏災則又捐輸十八年
修城垣則又捐輸二十二年防堵則又捐輸去年江北
流民加倍於十一年則又捐輸雖樂善不倦好施者自
具殷懷而竭力相將勸輸者能無顧慮頻年以來生計
日薄蓋藏之家遠不如前所望年歲順成尙可相安無
事不料今年入夏以來霖雨大作日望天晴水退而淫
潦頻仍有增無減災象已成補苴無及窮民苦況思之
堪傷現在大憲飛章入告籌款撫卹又諭郡邑尊邀集

西園集卷一

三

紳富公議設局勸捐原屬萬不得已之舉伏思顛連之
苦莫甚於災荒周卹之謀最親於桑梓鄉閭初被水時
竭蹶築圍岸水雨勢日增前功盡棄自稍低之田遞築
遞衝枉費財力補插之望已虛屋廬盡被水淹夜不能
臥晝不能炊風雨漂搖老弱墊溺浮厝棺木多付漂流
牛羊雞豕不能存養皆極賤求售於市旱荒尙可傭趁
度日水荒則一望汪洋無事可做水一日不退一日不
能謀生此初被水之情形也屈指夏秋水退田空餘糧
已盡瓜壺果蔬皆成糜爛秧本未成薪於何有米更無
論已鄉閭稍有力者或推食已罄或分糶難繼漸喫漸

少飢餓益深此被水後之情形也至於寒信將迫典質
已空春熟尚遙凍餓難忍當此之際如何如何言念及
此爲之墮淚況乎城廂內外貧窶之家指不勝屈年豐
穀賤尙且不免嗁號一週薪桂米珠一日之飽需平時
兩三日之費來日方長何以卒歲平民何辜罹此顛沛
也當此之時凡有屋宇可以安棲有衣食可以飽暖有
家人骨肉團聚無奔走遷徙之苦者皆仰賴 天心偏
愛享福獨厚彼亦赤子對鏡返觀定有食不下咽者矣
爲此佈告仁人君子於萬分支紏之時切念困窮共竭
心力勿存瞻前顧後之思勉成多多益善之舉以補

天地生成之憾以報 國家涵煦之恩以慰大憲焦勞
之念同志望甚災黎幸甚至於積善降祥修德獲福之
說毋煩贅述伏冀鑒察不盡

